

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八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齊

或曰鄭衛小國詩之多如此齊大國自太公至襄公十有二世止十一篇一可疑也代有賢君皆刺詩二可疑也十一篇中安得有泱泱大風豈季札所觀別有齊詩齊桓之功艷于天下何以無詩三

可疑也竊謂周初六詩之教掌於大樂正而魯史於二南之外僅存十三國其所存者亦非昔日全文蓋詩之逸久矣夫子删詩存其可節取者其義無足取及文不能全者去焉故謂夫子未嘗删詩者非也謂删詩而什取其一更非也豈夫子於齊專取其刺而去其美者乎若夫季札所觀别無齊詩篇中還甫田盧令諸詩誇田獵之美規遠略之心其為泱泱大風者亦可見矣嗟乎文獻不足聖

人歎之商有天下六百祀所存秖商頌五篇夫子殷人不能勉强補苴其何有於齊也乎若夫齊桓晉文之無詩詩所云或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删之也

雞鳴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按公羊傳及史記哀公烹於周由紀侯之譖鄭氏謂烹哀者懿王也其後齊襄滅紀說者猶以為復九世

之仇則哀之無罪明矣而後序於色荒禽荒輿居無節男女淫奔一舉而歸之哀嗟乎紀侯既譖於生前續序復誣於身後不有朱子哀其長夜矣此詩味其語意乃宮中彤史述昔時賢妃之告君者以為將來取法也

此篇向作三次告君苦於下二句雞安傾而蠅聲月光亦費周旋不知上二章皆驚疑自語至末章乃告君也　恭錄

折中云賢妃御於君所嘗恐晏起故夢寐之中若有所聞即自驚曰雞既鳴而朝既盈矣又疑非雞之鳴無乃蒼蠅之聲乎其實非雞非蠅蓋緣想成聲無聞而若有聞也二章非日非月以意造形無見而若有見也三章蟲飛薨薨則東方畢明矣故敬告於君曰雖樂與子同寢然朝臣之會集者待之久而有歸心矣無以我之故而憎君視朝之晚也嚴粲曰不言因君之故而憎已反言以已之故而憎君可謂善於規諷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若說田獵之非便是一篇諫獵書非風也妙在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逐禽并不說國人逐禽之非而但述其交相稱譽若置身局外代為欣羡者然其俗之不美由于上之化導自見後序謂哀公詩不可從

上二章不言勇力末章提出從兩狼以見技勇雙絶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時不親迎也

刺時者刺時俗也此著與庭與堂箋指婦家當自堂而庭而著無先俟於著之理集傳用詩記之説謂俟於壻家則由門外而及寢門而升階至堂秩然有序與不親迎之旨自合然考士昏禮婦車有裧註裧如帷裳則俟已者其充耳之紞垂紞之瑱無由見之葢

通篇俱詩人之辭兩我字詩人指嫁者也不言其不迎而止言其俟不言俟之非禮轉言其俟之可誇以見壻家不以禮往婦家不以禮求習為固然遂成風俗國史所謂刺時也

紞以懸瑱繫瑱於衡衡附於笄鄭司農云衡所以維持冠者鄭康成云衡垂于紞之兩旁疏云笄簪也冕與弁皆用玉笄緇布冠不用笄笄者所以固冠也詩言充耳兼冕與弁言之茍無冕及弁何以有笄有衡

無衡何以有紞無紞則無充耳矣故知詩所云充耳貴者之服也士昏禮疏主人爵弁纁裳爵弁玄冕之次者用助祭之服親迎為攝盛也則卿大夫朝服自祭其助祭用玄冕親迎亦當用玄冕也按此卿大夫親迎皆服冕士服弁是以有充耳不兼諸侯以諸侯之紞五色詩止言三色知臣下之服也知兼以士言者以爵弁亦有笄有衡有充耳也則此篇不得泛作庶人之禮矣當時卿大夫而無親迎之禮其時之風

俗可知也

諸儒以瓊華瓊瑩瓊英作三物則是三易其瑱矣葢泥傳以三章分作三人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葢就瑱之文采處謂瓊華瓊英瑱之明潔處謂之瓊瑩其實佩之者一人也所佩者一物也此詩只重俟字以見不親迎之失禮瓊華等不過指其瑱耳玉光流轉莫名一狀故曰華曰英又曰瑩也

著三章章三句

地理志引此詩俟我於著乎而顔師古注著地名濟南郡有著縣述其說者因以為莊公迎婦姜而作黄氏櫄曰以著為地下文何以曰庭曰堂則著為門屏之間也或又云俟我於著乎為句而汝也以此為婦告其夫之辭更非葉氏巖下放言云大抵古文多有卒句之辭如以兮以只以且為終甚多此以而為終皆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者老泉詩談詩究乎而乎而何可究耶

東方之日刺衰也　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淫奔之事無有旦則來而暮反去者後序徒以彼姝者子之文遂以淫目之然彼姝者子衛風以指賢者安見彼為賢人而此則不肖也

一章政教之衰由于賢者之不在朝也齊在東方東方之日喻齊國世運之昌明我我君也履我畧住履踐也即就也言跡我行事之善故就之秉時而仕也

二章東方之月喻齊國世運陰閟在我闥自室而門將去也發行去也言跡我行事之不善故去之見幾而作也

詩人不得於君父往往借男女以抒情又惟恐人之誤認其言直以為男女之情也故為之謬其辭曰則就我夜則辭去使後人得其刺衰之旨則說有可通泥其男女之辭則理無可解

東方之日二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或云此詩作於衰厲怠政之時主於刺晏朝非也衰亂之君動止不常忽而未明求衣忽而蟲飛猶夢諸務廢弛忽而一事獨急遽久置閒散忽而一日獨召用其性情總不可知其號令總不可測其緩急無常度其輕重無定衡詩人特據興居一節以例其餘故此篇之旨全在不夙則莫前二章須合併看直注到

末一句人臣辨色入朝東方未明早矣而公又召之而又欲令之以事一步緊一步使人踉蹌入朝不可從容一刻尚何容覲王聲之有其夙如此及其莫也則又不然所謂無節也然莫字不用明寫只從末句一點而無限晏眠怠息情狀一一含蓄

何氏楷云召之第謂召見其人令之則將有所使之方與上章有別

有樊之圃雖狂夫猶瞿瞿然不敢折柳其中以圃之

有樊喻政事之有節度也奈何早晚之常猶不能定而不失之過早者即失之太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集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刺桓者即所以刺襄也蓋襄挾强齊之勢以制弱魯肆為獸行故首二句已冒通篇南山崔崔見齊國之强大其勢險

峻可畏也雄狐綏綏見襄公為邪媚之行綏綏安緩無所忌憚也彼齊子者何以既歸而復思齊及從魯而至其地乎若為責文姜之辭然桓非木偶何以不用申繻之諫同入雄狐之穴下二章又若為責魯桓之辭皆刺襄也

一章懷傳云思也當屬文姜蓋女弟思見其兄亦情理所有豈知為所黠乎詩不答襄之歎行而轉答姜之不應思齊并不答文姜之淫行而若深惜其不知

襄為何如人而思之者然刺襄之意嚴而婉

二章䰟風葛屨疏夏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亦當用皮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亦有葛屨而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則亦未嘗非禮服也惟朝祭不用葛屨耳緌按士冠禮疏王藻言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緌纓飾也可知冠下有纓纓之繢飾則為緌然則纓之下垂者為緌緌之繢者尊者之服也若緌則冠

下皆有之集傳冠上飾云上者刻本之訛也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貴者二屨爲兩五兩者十屨也十亦數之耦也蓋言一身之中自冠至屨莫不有耦以見人各有耦也上章以勢言之文姜不應思齊此章以理責之姜既有耦當安於魯不應從斯道歸魯者復從斯道返於齊蓋指濼之行也

三章魯桓爲諸侯告父母之廟而娶此固知禮矣獨不知男女之有別而養成其奸也鞠養也夫人而與

齊侯會是養成其姦也

四章得止謂以禮得之也極窮也何以使夫人窮極其欲因之殺其身也葢指軰車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諸侯之女適於諸侯父母在歳一歸寧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而抑知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

齊其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齊魯絕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睦於紀又為王逆后於紀至十年而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三年魯復會紀侯鄭伯與齊宋衛燕戰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絕好久矣終僖之世公不朝齊姜不歸寧經傳可覆按也男女之際春秋必謹文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其嫁他國而歸魯者則書某伯姬歸某叔姬歸宣文姜歸寧而聖筆不書如

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矣豈知同非吾子乃公羊子之謬言即展我甥兮亦詩辭之偶合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為齊侯之子者然則雄狐之事當自濼始耳或又疑文姜嫁已一周而其兄始娶王姬因以姜為襄之姊亦非也襄之娶王姬安知其非再娶耶春秋之再娶多矣何疑于襄耶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古人云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揚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也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旅獒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論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左傳懷遠以德漢書終軍曰遠人必有慕義而來者自古遠人總無泛指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襄公事無不脗合故篇次又在雄狐之後然則此詩當從傳興也

一章補傳遠人諸侯也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 人君以人情為田禮耕義種猶恐不治乃無禮無義純用强力人之視已猶莠之驕驕耳其何能濟不徒用其心乎

二章桀桀則侵陵嘉穀甚於驕驕矣已包戕魯滅紀諸事

三章以總角童子之突而弁喻襄公未能修德尚有童心突然而欲爭諸侯吾恐其忉忉怛怛者不在諸

侯而在蕭牆之內也或曰歲月易逝人壽幾何或曰
毋為爾甥總角可侮說皆可通俱非詩旨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焉
此詩大旨與還相似但還則述其交相稱譽以刺風
俗之不美此則專刺襄公耳或云襄雖無道豈無車
馬輿從何至牽黃犬逐狡兔乎按古者四時講武原

未嘗以犬從禽自盧令見于此而載獫歇驕載于秦風兔死狗烹傳於范蠡試犬兹囿見於史黠少儀云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可見田獵用犬犬亦有名由來已久故韓盧宋鵲楚獚馳名戰國而鬬雞走狗必歸之齊也其人指從君田獵之人而人之美鬈恰與犬之重環相映人之美偲恰與重鋂相映似贊似譏而襄之溺于田獵自見

上言盧下言人上言令令下言美且仁猶所云馬與

人謀人與馬謀是也仁者和易接人也

觀于思為譏華元則知美且偲非譽之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此若為莊公解免之辭以刺文姜也三四大魚喻其從者也時齊人有謂母不可制當制僕從如後儒之說者詩人以為不然也魯弱莊幼猶笱之敝者耳在

梁之空而欲取魚難矣況大魚乎文姜之遜齊而復歸于魯也從者之衆如雲焉起滅自由也如雨焉滂沱不止也如水焉汎濫無常也文姜蛟鱷也夫且挾魚而飛孰得而制之哉

敝笱三章章四句

文姜自與於弒義所當絕者也當其遜齊之日使魯有石碏之臣聲其罪而拒之於是請之天王告之列國率吾臣民發憤復讐則吾魯中如曹劌之

善謀公子偃之善戰必起而助我彼曲我直彼竭我盈雖不得斷諸兒之首洒涕告墓而大義既申諸兒自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無知之弑固不俟貝丘之田也乃失此機會聽其返魯强奴悍婢簇擁而歸莊公當十三四歲之孺子直玩於股掌之上其如齊何哉故前南山篇是刺襄公作於公薨之日也此篇是刺文姜蓋作於遜齊返魯之日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莊二年姜氏會齊侯於禚五年夫人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皆齊地也蓋齊侯在其境文姜涉汶水而與之會襄既恃强又侮莊幼故召之使來詩人於對面托出正意並未一語及襄但言文姜之無恥而襄之惡已灼然可見

一章聞命即赴當晚啟行不及待旦寫出一段匆遽之狀故云薄薄蓋聞其疾驅聲也

二章在魯道中漸次近齊但見其馬之美轡之柔從容暇豫按轡徐行魯君臣莫敢誰何故曰齊子豈弟望其車便知車中之人便知其人所為之事對面看去便有一竚立以俟之齊襄

三章汶水甚大岸上行人甚衆彼齊子者方自有蕩之魯道翺翔以濟也不言車馬舍車而舟也

四章齊子自魯道而來遨遊汶水之中遐覽遠矚曾不知恥連説魯道有蕩者四就諸兒心目中看出國

弱主幼此中無人名之即至一路無梗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詩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只用猗嗟二字微示刺意前人言之當矣蓋此詩作于莊公年已及冠之日文姜屢次會齊之時也

一章通篇十分稱羨而以嗟歎之辭發端則其極稱

羨之處正其大不滿之處也五句俱言威儀重在頎
而長詩人若曰始則幼穉無知耳今乃昂藏七尺軀
爲世美男子儼然國君而膜視其父之死而不之憤
也或者才武不足無以復讐而射又甚臧何以不興
問罪之師也
二章三句威儀二句技藝末句一結言如此威儀技
藝而不以一矢遺我求其故而不得葢彼固我之甥
而非我之讐也彼固視舅氏最親因而召之無不來

也

三章三句威儀三句技藝貫貫草也強有力也反者

復中其故處無虚發也點出一亂字亂莫大於吾父

之刃于讐又莫大于讐人之辱吾母枕干寢戈為人

子皆然乃禦小亂而忘其大亂也禦外亂而忘其内

亂也夫乃知其節節可稱節節可歎矣

自春秋有子同生之文公羊于夫人遜齊傳倡為同

非吾子之說詩後序遂云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不知

文姜歸魯十有五年而如齊莊已十有三歲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況既生莊公又生季友如欲别嫌當并友書之夫魯夫人有不貞矣又安得舉子而一一筆之于春秋葢子同之生左氏曰以太子之禮舉之㕭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義如是止矣其不書者或生于未即位之時或不以太子之禮接之耳

傳云變壯好貌增一壯字已注刺莊本旨射南宫萬

事在齊襄之後朱子特引以證公之善射非即指此為禦亂也說禦亂詩人明以復讐討賊責之

猗嗟三章章六句

南山敝笱載驅猗嗟皆齊人之詩也雖為魯事其實齊風夫齊人猶恥文姜之行曾無魯人之詩乎詩所云此其所以為禮義之國歟知諱尊者之惡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也然則春秋何以直書其事曰據事直書者史官之

職也隱惡揚善者臣民之心也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四十三句

詩序補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謄録監生臣劉文燿

詩序補義卷九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魏

說者謂諸國有世家小序得據以為說惟魏與鄶

史遷所不能述故其美刺皆湮沒不傳可證詩序

非子夏所授按鄶滅於東遷之前魏滅於魯閔

公之世子夏生於春秋季世相去二百餘年安得

逆溯其世次而曲為之說且諸篇之序國史所傳國既就滅史亦隨亡魯史拾遺乃於殘編斷簡中得此二國之詩世已不可考矣於此見國史考核之詳記載之慎孔門傳信之確而不敢以鑿空無據者惑後人之見聞也史記曹世家世次甚明今所云昭公共公皆後序之辭其在古序亦何嘗有一篇指為某公乎而以是為疑則凡註書一有未詳其餘說皆不足信矣

葛屨刺褊也　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此於風詩別立一格蓋風人從未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通篇最喫緊在好人二字蓋當時之卿大夫有爵位者非可與賤者伍也提出好人來以明所刺之人

此篇賦也首章從屨說到裳說到要說到領要襋亦女手所縫說者言治其要襋而大人即服之不待女功之詳備不知衣裳自有制度豈有即治要襋而便可服之之理朱鬱儀言衣之綻裂或治其要或治其襋略補緝之而好人遂以為服也此似不見其可刺也

二章左辟讓也以右為上故讓而避左也揥所以摘髮象骨為之婦人之飾也　恭録

折中云魏之風俗大約男事耕耘垢衣敝履而見客則必致敬女操井臼裙布釵荆而行禮則必致飾故葛屨之人皆能宛然左辟縫裳之女有時佩其象揥乃實事也此則儉而有禮更無可刺所可刺者以其心褊也蓋俗過於儉則有計較錙銖吝嗇迫狹之意惟此以為刺而餘無譏焉嘉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傳以好人指縫裳之女而左辟又引婦至門夫揖

而入不敢當尊之禮象揥所以為飾此說自通然以褊心刺娶婦之人未免費解不如集傳好人訓大人而刺褊之意更醒也

汾沮洳刺儉也　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天下豈有人君而躬自采莫者哉采桑婦人之事即公行公族儼然大夫䰕俗雖儉亦不至此況君乎如英如玉正所謂如圭如璧者以是為公路公族綽有餘地尚何儉不中禮之刺或云即不稱其服意未聞

如英如玉而服猶不稱也惟何氏楷云彼其之子指君子在下位者蓋所美在之子而所刺在公路也魏俗儉嗇有君子其人者文質彬彬為俗儀表詩人目擊其時卿大夫惟是褊心故賛其人以為絶不類今之為公路者伐檀深賛君子以刺貪意亦猶是所謂美乙而刺在甲者也

一章集傳興也沮洳雖下猶有美菜可採喻之子雖賤猶有美德可稱蓋彼其之子才猷外著與公路相

反但覺彼則風采此殊樸遫可刺也

二章以汾之一方遠於國與之子在下遠於朝也如英宜從集傳言其風華文物掩映於水湄也尤與儉嗇相反

三章無度以才猷言如英以威儀言如玉則統内外言之君子比德於玉如之則備乎德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或曰汾為晉水公路公行公族為晉官此晉詩而

采之魏地者竊以為不然地理志汾水出于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也如言汾者即為晉何異言江漢者即為秦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獨無之魏之官明見於詩況左傳晉但有公族公行餘子而無公路也季札於魏風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此二詩觀之誠

有合矣武公簒唐曰即于侈已渺不相涉曲沃以前魏尚無恙晉太史安得即採詩於魏地乎皆不辨而知者也

園有桃刺時也　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時政也辨説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王風黍離作於既亡之後故其辭怨而歸之于天曰

此何人哉不忍斥其人諱之也園有桃作於將亡之日故其思憂而責之于人曰彼人是哉不欲寛其罪警之也朱子謂國小無政無政無善政也後序但云儉嗇箋又云民無以戰豈詩意乎蓋國勢日削强大見陵其君苟簡為心其大臣偷惰成習詩人憂之而作歌彼昏不知轉謂之驕責其露才揚已正坐不思耳若能思之便知朝露之危不可終日發憤自雄自不容已是篇一氣六折自已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

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托興之中

范家相云棘之實棗也桃與棗皆落實於秋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見其隕落將為人所取食故曰殽而生憂士季本謂未仕之稱非也此詩哀愁婉轉是大夫憂國之辭當從箋訓事謂不知我者以我所言之事為驕也

人君之職在論相兩言彼人是哉彼人曰是孰敢以

為非苟延旦夕終日泄泄而以其君國拱手輸之晉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凡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補正自古無子别父母之詩葢仁人孝子不忍一日離親而宿於外至以征役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就途之後始自言

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己慮父母之疾痛衰羸但言父母憫己之勞悴懼己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辭也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則詩爲孝子自作登山望親正孝子之情也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正與釋山相反集傳末正其誤

王氏聞句嗟乃一字句也　夙夜無已箋作勉勵之辭與上嗟字不相呌應而上慎一頓亦無力集傳為

優

遊子行役所懼死亡父母與兄之心一也故曰止曰棄曰死皆一意也止者止其地棄者棄我不歸皆含死字末章方明點出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刺時者刺時事之不可為也桑者桑婦也穆天子傳居范宮以觀桑者是也采桑豈男子之事此詩葢朝

士之婦勸其君子歸隱而詩人述之以刺時也魏國削弱上下困敝君子仕於其朝不得行其志其室家勸之也曰十畝之間此採桑之婦閑閑自得吾將與子還兮不能鬱鬱居此也又曰吾將與子逝兮長往而不返也夫賢者不得其所而室家有歸隱之辭其為時可知故曰刺時也春秋之世田制未壞魏國雖小豈至一夫受田十畝箋謬也十畝之間東萊呂氏謂甚言之未可為定數也一云五畝之宅合兩家所

授言之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剌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朱子從序說而少變之蓋本孔叢子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然美在君子則刺在貪夫故註孟子不素餐章仍用序說箋云上三句為君子之人不得仕進也不稼不穡四句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足盡此篇大意

大烹以養聖賢而今日有不然者君子才可任國猶檀木之可以為車也乃坎坎伐檀而反有河干之寘但見河水清漣伊人冷落而佌佌有穀者何多也於是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懸貆乎食於人而無以治人是素餐也彼河干之君子不素餐而不與之餐爾何以居其位食其祿而不自返乎義本詩緝

傳云坎坎伐檀聲木之堅故伐之勞重檀之難得不重伐之勞也河水清且漣猗猶云泌水樂飢正與取三百廛庭有懸貆相反蓋伐檀二句已反照起小人無才而任用河水句已反照起小人得志而受祿故呼而問之素餐本直刺小人此又於君子身上反照刺意更婉

伐檀三句興也若作君子實事則與人一流似非君子之業

補正此與碩鼠相表裏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且於禾曰取則為取於下明矣古者民風淳厚田獵獲禽必獻于上豳詩所謂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

輻也者欲其直指也故下云河水清且直輪取其轉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詩人用字之精如此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歛也　國人刺其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

而畏人若大鼠也

辨說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君也

是時卿大夫各有采地橫征于私邑故詩人述其民刺有司之言誦之於朝以刺其君也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為愛君之至其以此乎通篇為民將去之辭著眼在誰之永號一語君門萬里捫膺長號其君不聞也涕泗入告而壅不之達也惟舍之以去庶不哀呼

斯土耳詩人述其辭而歸結于此以見嗸嗸滿野呼籲莫知人心一失君將何恃使魏君聞之先去掊克之吏而後國可安也

一章連呼鼠而女之怨毒之深也集傳顧念也不念我仰事俯育但取脂膏而朘之耳碩鼠且貪且畏是貪有司伎倆逝往也言往矣將去女矣適彼樂土正找足去女

二章莫我肯德我以為脂膏彼以為錙銖耳我以為

額外之求彼以為奉上之義耳直者不敢望其分外施恩只是無碩鼠之貪殘便是直道宜民

三章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即食我苗之謂也不言穀而言黍麥者額外之征也不言實而言苗者稱貸之益也誰之永號言樂郊無碩鼠則誰使之永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讀伐檀碩鼠二篇魏固亡于貪殘而不亡於儉嗇

也然以儉嗇始必以貪殘終聖人之道中而已儉而失中安于庯鄙茍延旦夕其於經國大猷一似夏蟲之不可以語氷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忘桃則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儉嗇之極必至貪殘猶之老莊之後必為申韓其勢然乎魏風七篇次第井然蓋簡編頗約秦火之後未經龎雜故血脈貫通如此

此七篇中先王良法宛然具在其輿服則衣裳佩

飾一束于古無瓚弁玉纓之侈也檀車輪輻一本考工無小戎二廣之奇也其官制則公路公行公族非如晉之以異姓卿之子為之也其役法則兄留弟行户無兩役非如唐風之父母何食也其田制十畒曰場圃其外曰外圃一夫百畒曰廛井田之制燦若列眉即孟子所謂鄉田同井也其男務稼穡其女事蠶桑歌謡止以抒憂狩獵所以講武而刺淫之作無聞是以有忠臣有孝子有如玉之

君子有退隱之高人士媿素餐而不貪民避碩鼠而不叛非先王之遺澤猶有存焉者乎季札曰以德輔之則明主也葢深慕乎其風之近古也

詩所云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為晉滅則其詩多西周詩也蘓氏疑皆為晉而作此猶以其列于唐風之前也檜之序于鄭遠矣亦以為檜詩皆為鄭作是蘓氏之意謂西周不應有風也成康而後幽厲以前太史之所採者安在況衛武鄭桓泰

仲之屬明在西周乎朱傳國風之首二南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此西京舊典如此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序補義卷九

詩序補義卷十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唐

嚴氏粲曰堯都有四地理志大原晉陽注云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張晏註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註云

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堯居晉陽後乃居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曰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為晉陽蓋周以封叔虞叔虞封於堯都之故墟故曰唐叔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

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

按晉風稱唐或云曲沃武公并翼夫子傷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竊以為非也十三國皆始封之號叔虞受封之日止有唐耳無所為晉後王徇晉之請改唐為晉而太史所掌之國風舊號具在安得而更之或曰唐之於晉猶邶鄘之於衛也則又不然唐固未嘗滅也為鄂為翼為曲沃皆叔虞之子孫豈與邶鄘類乎史記唐自燮父

改為晉孔氏以為請於時王改之燮父叔虞之子時王康王也或謂晉之名自武公始則亦未敢謂然按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吕應鄧陳蔡隨唐韋昭注應蔡隨唐皆姬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註八國姬姓也是西周已有晉名而幽王之衰以為興必在晉則燮父請命於朝改唐為晉非史遷之謬也但康王何以改燮父何以請則不知其故耳又周有二唐國其在西者成王

以封叔虞後爲晉者也其在南者定四年滅於楚
者也蓋唐國有二或燮父以國名相同因請於王
否則以殷諸侯故國易名新之故王亦從之歟左
傳止言唐叔叔以後絶不言唐隱五年傳曰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翼侯鄂侯隨所居之地言之其國
號爲晉則前後無異豈待曲沃武公而後爲晉哉
如謂誅武公之篡故謂之唐唐國非其所有晉又
豈其所當有其後晉文晉悼之入朝於武宫儼然

以稱為太祖不知唐叔何論爕父矣然則晉風稱唐國史之舊相傳以至春秋集傳所謂仍始封之舊號是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

此為國初之民風僖公之世在共和之年去始封已六世時天王流彘王室多故而溺於晏安詩人因述

叔虞以來民間警戒之詞以為諷誦焉後序以刺為指斥其非倡為儉不中禮之說謂欲其以禮自娛樂夫禮與娛樂相反娛樂又與詩意相反不知糾懲獻納所以匡救其闕者皆謂之刺也

左傳鄭伯享趙武印段子石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孔叢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集傳之意本此詩人欲僖公知國初之風俗民生之勤苦其憂勤惕厲至於如此也好樂無荒三章疊咏詩

人之情見矣或疑思及其外即此見唐風之局促晉祚之不長按集傳云外餘也非職之外乃所思有不及之處也史伯云周衰晉興豈可以翼滅於沃而謂祚之不長乎　讀書記歲聿其暮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顧炎武謂晉為姬姓國而用夏正其說非也一王之興莫大於正朔胡氏春秋傳夏時冠周月後儒

多未信即家則堂夏正三論按之經傳亦未盡然也且晉侯世霸固以尊周名籠絡諸侯若棄正朔不用其亂王章更甚於請隧楚雖僭妄秦雖强悍而左氏據秦楚二書以紀二國之事所載年月歷歷與經不爽是皆用周正也晉顧短垣自踰乎顧氏用偽竹書參之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歷并援春秋僖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明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經傳錯互以為證

按僖四年十二月傳稱申生縊於新城而經書其事於五年春傳自註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發此為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以此而云晉用夏正不然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云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日月無不同則晉自叔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明甚竹書

晉人僞撰宋儒偶有信之者而外丙仲壬勦襲孟子又故為太甲殺伊尹以亂之前人辨之詳矣以是為據得毋黎丘之惑乎然左氏實夏正周正并用如莊十六年傳公父定伯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夏十月也若拘其文謂之衛不用周朔可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於鄭傳言秋王適鄭處於氾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經書秋而傳載

其事於春拘其文謂周不自用其朔可也又豈卜偃之九月十月絳縣老人之甲子為然乎蓋事蹟既冗卷帙亦繁不及洗刷固著書所自有非可以誣左氏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東萊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將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詩人視沃强翼弱潘父之徒又與桓叔表裏大難將至而昭公如處堂之燕子夷然不槩於心故若為告其同列說得死期將至無限沈痛以冀昭之及時猛

省也他人暗指成師若曰成師一來則身且不保國非子之國也不能有為反不如及其未至而行樂耳非寛慰之詞乃痛極之詞耳若為告同列無一語及昭者顯言貫禍適以激成詩人之苦心也

山有樞隰有榆則人將取之興子有衣裳車馬則人將享之也子指同列也　此詩人忠於昭者孔氏以為大夫士以上是也車馬鐘鼓琴瑟侑食豈民間所有況勤儉之唐俗乎

且以永日謂可以度此長日也葛生云夏之日冬之夜楚辭長夜曼曼何時旦皆憂愁難度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昭公封國以分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自古從無一國歸心大臣納欵其君如贅旒猶不能傳檄而定直待祖以及其孫百戰而克之者也蓋沃雖強唐叔之澤深入人心昭侯亦無過惡故其民至

死不貳一君亡復立一君更歷六世然後克之中間相持六十七年寧膏鋒露骨必不肯坐視君父之難後序乃云國人將叛而歸沃可乎國史推見至隱知其感諷昭公使之省悟誅内諜而早為備故曰刺昭公也蓋潘父執晉國之柄内結於君外通於賊曲沃之封想由潘父贊成之故師服之言不用迨羽翼既成可唾手而誇定策矣詩人以封章告密之意爲藏頭露尾之詞蓋發潘父之謀也水勢之揚至於横溢

者以白石鑿鑿激之而愈揚也水喻成師石喻潘父素衣朱襮諸侯之服也昭公之弒在大臣之叛國人決無欲以此奉桓叔者子當指桓叔之使臣密與潘父往來者素衣四句乃述潘父告曲沃使臣之詞下文所云我聞有命即指此也葢潘父欲迎桓叔自有密使往來其告曲沃之使曰我將以諸侯之服從子於沃既見桓叔而衣之迎之使來云何不樂乎兩章既述潘父之詞末章云斯命也我已聞之但其謀甚

密不敢以告人耳出於潘父為詞在下傳之為命通章一氣貫注而諷昭使早為之所者至深切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上篇是發潘父之逆謀此篇是痛昭公之不振皆忠於昭公者也語語為沃贊歎却語語為昭悲凉使昭公能及時有為則民俗醇厚君臣一心修内治以立

基强國勢以威敵椒聊雖盛其何能爲乃苶然無志束手待亡在彼有振興之勢而在我有日敝之形終爲沃併耳詩人所以爲昭憂也碩大言今日之國勢遠條言他日之子孫

椒聊二章章六句

桓叔簒弑之賊聖人所必誅存二詩以見晉人憂國之忠亂賊之必不容於天下後世也

綢繆刺晉亂也　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詩序但言婚姻之失時而所以失時以晉亂故也葢詩人述當日婚姻之貧困以刺晉亂也　恭録

折中云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淒涼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為禮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嘆以為無如此良人何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轉而在隅夜已久

也邂逅新婦至而行禮也其禮草率如人之邂逅相遇也戶在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戶夜已分也粲美也粲者謂新婦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此詩序說瞭然朱子亦墨守之無異也乃季氏本以為淫詩王氏柏以葛生蒙楚為淫詩金氏履祥又以羔裘為淫詩夫魏唐聖人之都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其民勤儉而無刺淫之作安得有淫詩

也

杕杜刺時也　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幷耳

刺時者刺當時之人骨肉離叛無能為君紓難也傳意本如此續序錯解耳是時晉室戰爭六世公族凡弟大半趨炎助逆詩人作此刺之且以激發異姓諸臣之志也曰杕雖特生而葉湑湑菁菁若有助之者以興求助之意踽踽衆兄弟無人也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者乎心懷叛

逆同父猶路人也志存報國異姓猶兄弟也嗟乎君之孤危如此雖行路之人猶相卹而比附之況立其朝食其禄者乎常人無兄弟猶將佽助之況君父之尊乎蓋以呼號望救之語激其分憂同患之心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時者刺當時禍亂民不聊生也鄭譜以綢繆四詩皆昭公世序無明文蓋昭公以後之詩也微弱日甚

干戈不息何以堪此然晉魏皆帝王之都而魏之臣則曰行與子還魏之民則曰逝將去汝此晉獻之所以一舉而定魏也若晉則僅存一線其危迫甚於魏乃强鄰擾之大夫役之不死於兵革即死於飢寒輾轉無告猶念其舊好依依不去風俗之醇民情之厚真絶無僅見此晉武所以遲之三世而後得志也斯時沃勢甚張晉則一君弑復立一君皆晉大夫力為禦侮故征調之間不順人情其寔不得已也傳云

自用也李廵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
人之惡用民之力必與相習始不强其難不至窮盡
始不憂其困乃居居然不狎習而使之究究然必窮
極而用之祇見其不堪命也他人不指曲沃曲沃之
君民已讐之屢世矣豈以上不見恤而萌事讐之心
箋泛指他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
去之誠所不忍且子為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
者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為人所親愛皆忠義感

發語

羔裘二章章四句

國家危急之秋尤以民為邦本倘為時勢所迫虐用其民民將叛之誰與之守幸而不叛亦與之同盡爾矣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君臣無立國之經猷也

鴇羽刺時也　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陟岵言孝子行役而此言刺時陟岵猶有兄在父母猶得以養也但愼旃無死亡而已斯則父母將塡溝壑而一身之鋒鏑危苦轉非所憂刺時者言時勢迫之而然非盡君上之虐用其民也顧王事靡盬小雅四牡之文也其時爲成周民之亟於王事宜也若此時晉亂極矣猶屢言王事欲其靡盬者何哉盖曲沃負心不義通國仇之晉之遺臣往往假王命以鼓勵人心如王命虢公立小子侯王命虢仲立侯緡王命

號仲等伐曲沃是以其民萬死一生猶以王命為尊忠義自効雖至危困之極百感攢膺但仰天呼之無一語怨其君者以為迫於强暴不得已而使我至是也自此而晉之遺民幾盡矣自此而曲沃有詩晉無詩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此詩疑作於小子侯之後民愈困勢愈促而王事匪懈文武之遺澤其未泯乎武公滅晉之後以王

命臨之民亦胥服嗟乎晉侯世霸人以為其謀臣之多表裏山河之固而不知其民之從義百倍他國也其後智氏灌晉陽沈竈產鼃民無畔意蓋其風俗自古然耳二南邠風而外君子于唐有餘慕焉

無衣美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此以下為曲沃之詩其所謂美者乃曲沃人之美其

君而晉人之所為流涕也曲沃受恩反噬成師弑二君鱓弑一君稱弑三君唯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有如此之烈周天子屢世命將討賊忽受賊賂命為諸侯此厲宣幽平所必不為者也　史述武公之臣美之之詩見以前為討曲沃之王師而此為爵曲沃之王命也以前為初封之晉而今為曲沃之晉也以前為忠臣義士所呼號而今為亂臣賊子所誇美也序述一美字而前後

分界劃然

一章此非述其請命於王亦非述其請命於使臣盖武公定晉天子賜衣其臣榮之乃美之曰桓叔以來豈曰無七章之衣不如子今日之衣新命於王為安且吉也吉者受命於王故晉不敢叛諸侯不敢討也稱君曰子初有國時親暱之臣仍其舊稱也

二章天子之卿六命其服六章燠者煖也言可以長享富强也曾一貫曰若非王賜則不寒而慄矣然異

日者魏斯韓虔趙籍起而分晉上行下效毫不相爽

椒聊何有哉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武公以篡弑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於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彼哀侯見弑之日武公以上卿誘欒共子共子寧鬬

而死其視曲沃之鄉蔑如也豈以武公之飲食為義而就之歟故于民間採一刺武公不能好賢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脅亂臣賊子不得而污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

武公所用者皆平日翊戴之人畫策之士而無志於賢賢人亦自甘高蹈而不求仕也詩人但自述其孤特無以致賢人則刺在奄有大國者矣中心好之而無由飲食則刺在天禄自奉者矣序曰刺武公述詩

人之意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後序謂國人多喪喪死喪也或以為思存者天下豈有其夫尚存而遽言塋域者乎詩緝以為婺婦悼亡是也而詩億謂哭墓則又不然三代無婦人哭于野者按此詩當與鄘風柏舟同調首二句賦也楚棘墓間木也于野于域野中有樹樹間有冢也野與域互

言之子美指其君子也亡此謂不在此而在彼野域之閒也誰與獨處言誰與處乎亦獨處而已君子無所與而處於彼已無所與而處於此也婺婦無角枕錦衾之理葢君子斂時物也亡此謂不在此而在彼枕衾之閒也上三章以三誰字三獨字呼起下二章兩歸字言歸于其室其居與之同穴也則我與君子皆有與而非獨處獨息獨旦矣夏之日所謂日長似歲也冬之夜長夜曼曼也百歲之後所謂之死矢靡

他也然則此非望遠之吟實悼亡之賦袁羊嘗詣劉恢恢眠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謂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則角枕錦衾其作斂時衣物也由來舊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誤聽士蔿盡殺羣公子誤聽驪姬及梁五東關

五而申生縊重耳夷吾奔晉亦再世不競獻公之蔽深矣正言之猝難移其痼疾詩人托為采苓之事以諷之一意翻作四層朱子以為比是也猶楚人以弋諷楚王通篇只說得弋事也

陸氏埤雅苓與苦生於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矣今人之言曰采苓于首陽之巔夫首陽之巔或亦有苓之可采也然而人之言勿以為信且暫舍之是者不遽行非

者不遽斥也于是熟思審處而是非决矣人之為言
胡得而惑焉茍箋云且也無然包徐察審聽在内兩
人之為言即采苓于首陽之言也
先信之繼許之後從之立言之叙
先言茍亦無從後説無然蓋輕聽之主言甫入而毅
然從之迅舉疾施而事已成矣故先把他從字用力
抑住猶云且忍耐這一刻然後漸漸勸他茍亦無然
若當下便説其言不然則彼從之益堅此與愚人説

事妙訣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序補義卷十